

风物咏

西岸坐观晚霞起

胡剑华

屈指算来，我在牟平城西北居住十年了。

在这个纸上落名却默默无闻的风水宝地，虽有慷慨无私赠予的大海，也有浮光跃金的鱼鸟河，可多年来我还是渴望有个捧书观海的静谧之地。

龙湖天街旁，落成的西岸公园满足了了我的这个愿望。它安静地俯卧在滨海东路的北侧，没有霓虹闪烁流光溢彩的绚丽，也没有雕墙峻宇的建筑物，只有“出门见海、自在呼吸”，懂得留白艺术的设计理念。譬如外形酷似礁石叠加的“礁岸书馆”，耸立如诗闪着光的“海螺塔”，摇曳如梦吸引人的“珊瑚秋千”，孩子们在“氧痒乐园”追逐嬉闹……伴着海风微咸、咖啡醇香的惬意，沿着木构和礁石铺就的“海岸步道”，就像踩在舒适的时光节奏里，让散步遛娃、捧书观海的人，有了种“半是山海、半是烟火”的温情和留恋。

对于西岸公园最为认可的，当数我的好友老左，是他告诉我“晚霞是可以坐着看的”。而且，隔三岔五就来电相邀：“走，去西岸，坐观晚霞起。”

老左已过耳顺之年，他自嘲是颗被时光磨去棱角的鹅卵石。这些年，他爱的是茶台里的氤氲，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是与人无休止争辩时，那声带着火星子的“你听我说”。可如今却整天泡在“礁岸书馆”里，安静地读那些自己喜欢的书，累了乏了就去“观海角”吹吹海风，日落时分就在海边草坪上坐看晚霞。

起初，我是不习惯的。我们曾一起去过希腊的圣托里尼，坐在悬崖边的台阶上，爱琴海蓝得像枚巨大的宝石。夕阳西去，火烧云介于玫瑰和暮色之间，爱琴岛变成了白蓝相间的剪影，老左说这多像“蒙娜丽莎的微笑”。

老左曾告诉我，他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海岸，夕阳映照着海面，把一切都染成了暖橘色，海湾里停泊的那些小船，像片片散落在海面上的枫叶。他在那里站了许久，身旁的意大利老人朝他笑了笑，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心。他频频点头，笑着指指天也指指心。虽然语言不同，但对于美的瞬间感受都是相通的。

最后还是被老左说服了，我俩相邀去“礁岸书馆”看书、去海边漫步，躺在草坪的躺椅上，海风带着咸湿的潮意拂过脸颊，耳边是不知名的海鸟在鸣叫，心里有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温暖。我俩都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风、观云，在这里等一场如约而至的晚霞。

晚霞从天边缓缓漫起，起初只是云底有抹浅金，像是画师们用笔勾勒出的金边；渐渐地橘红、绯红、玫瑰紫逐层化开，整片天域像被落日点燃……简直美得让人心颤。海风轻抚，带来凉爽的惬

意，我想晚霞不是从此落下，而是从西岸升起的，这是场绚烂、安静且又短暂的告别。

这时，老左开口了，像是一匹精瘦的老马在喘息，紧锁的眉头也未舒展，说起话来有些低沉：“十七岁那年，父亲因病离世，我辍学离家出走。”他的声音很低，“揣着几十块钱，还有张火车票，绿皮火车逢站必停，到烟台已是半夜。”他说：“稀里糊涂就被生拉硬拽，塞进了一辆面包车，来到了开发区的翻砂铸造厂，做了抡铁锤的铸件除砂工。车间的屋顶是层薄薄的铁皮，夏日热得像蒸笼，冬天冻得人后背发凉。”他接着说：“那时候，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拿到工资就知道买碗红烧肉，蹲在路边吃着吃着就哭了。想起了母亲被烟火熏得花白的头发，还有三个瘦骨伶仃的姊妹。”

“你为什么不回去？”我问。“回去？”他摩挲着褪了色的牛仔褲，苦笑着说：“回去做什么？家里四个兄妹，我是老大，回去继续种地？可那几亩地能养活谁？”老左咳嗽了一阵子继续说：“后来，我辞职去了南洪街、海防营，在路边摆地摊，被人骗过也糊弄过人，终究能够给家里有所帮衬。有年冬天，出租屋的暖气片坏了，冻得我难以入睡就爬起来，翻看户主遗弃在墙角的那堆书刊，大多是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我想凭我的天赋我也能写，就心血来潮认准了这个行当，没日没夜地写了起来。半年后斗胆寄给杂志社，编辑竟然给刊发了，还收到笔额外的稿费，我又去买了碗红烧肉，还是蹲在路边吃的，还是吃着吃着就哭了。只是这次不再是心酸，而是觉得人生好像有了盼头。”

我知道，他曾受邀去青海湖参加“作家采风”，问及此事，他掐灭烟头淡然笑之，他说：“那几天，我坐在青海湖边看晚霞，晚霞温柔得像大地母亲的脸。霞光是从湖面上渗出来的，淡淡的粉再变成一抹抹‘高原红’。整个湖面像母亲那张和蔼可亲的脸，天在里头，云在里头，我也在里头。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太渺小，如同一粒沙、一滴水和一缕不经意的风。你知道我为啥不写了？”我茫然地摇头。“因为我写不了。”他说，“有些美，我写不出来。或许是我才疏学浅，写出来自己都觉着俗。我写‘晚霞如火’，可火哪有那么红？我写‘海天一色’，可我怎么也调不出那种蓝。文字这东西，看着什么都能表达，可落在我手心上，真正的美却写不出来。反而写不出来的，成了我内心真正的美。”说到这里，老左把头埋进双膝，只剩下几声无奈的叹息。

片刻，老左的朋友来了电话，大概是想约他把盏言欢。没承想老左煞有介事地回复：“没时间，在西岸看晚霞。”朋友听后调侃道：“人家是‘江畔寻花、枫桥夜

泊’，你倒好，坐在西岸看晚霞，你拧着脖颈不累啊？”后来老左解释说：“这里是龙湖的‘西岸’。”半天这事才算说得清楚。

借此机会，我问：“西岸的晚霞怎么个好法？”他的回答是“青海湖的晚霞强大，纳木错的晚霞热烈，圣托里尼的晚霞壮美，阿马尔菲的晚霞温暖”。他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可它们都不是我的。”“那西岸的晚霞算是什么？”我问。他沉默了好久，海风把他一簇簇白发吹起，宛如深秋摇曳散落的芦苇。“西岸的晚霞，是我的。”他手里举着一枚抖落的树叶，摩挲着说，“就像这片叶子上的纹路，不用赶，不用抢，不用挤。我躺在这里，它就伏在那里。它不嫌我老，我也不嫌它小。它红也好，紫也好，淡也好，浓也好，我都爱看。它看我也是一样的。我俩互不相欠。”说完，他轻轻一笑，笑声很轻，像是晚霞里的那缕风，吹过去稍许就被海浪淹没了。

老左是个喜欢烟灰缸和老唱片的人。我调侃道：“我要把你的故事写成散文。”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神里有丝莫名的狡黠，又带着股孩子的纯真：“什么是散文？”我被他问蒙了，继续调侃道：“散文，就是落在纸面上的文字。”他笑了，还是很轻。“落在纸面上的文字。”他重复着摇了摇头，“不对。落在纸面上的，那是字。散文，是落在心坎里的东西。”“你知道吗？”他说，“我写了半辈子，可我最想写的就是散文。不写那种风花雪月，不写那种无病呻吟，也不写那种故作高深。我想写的，是那种给人力量，让人坚强活下去的散文。就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看天、看云再看看晚霞，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就觉得挺好。”

天色渐暗，公园里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海风似乎小了一些，来这里散步遛娃、书馆看书的人络绎不绝。老左不说话了，我也没有说话，我俩就这样躺着。那一刻，我想起了苏轼的那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青海湖的晚霞再大，纳木错的晚霞再烈，圣托里尼的晚霞再美，阿马尔菲的晚霞再暖，都不及眼前的西岸公园，这里有淡淡的、安静的、无人喝彩的余晖。因为那些远方的晚霞，是给别人看的；而西岸的晚霞，是给我们自己看的。坐着，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等天黑下来。天黑了就回家。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大后天再来。

明天，后天，或者大后天，我们还会相约而来。或许还会在这里看晚霞听海风，说一些可有可无的话。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也带不走，可我们还是要来，这是我们对这辈子生活最大的款待了。

西岸坐观晚霞起，挺好的。

诗歌港

霜降(外一首)

邓兆文

一夜之间
窗外的阳台变成了盐场
树长出白发
虫,销声匿迹
花朵握紧了拳头
北风打着呼哨
专往衣领中钻
地瓜萝卜成了桌上常客
大白菜还在束紧腰带
原来,经过霜打
它才肯交出内心的甜

黄昏的雨

撤去阳光的梯子
雨朦胧且漫无目的
鸟比人收工还早
大地寂静得只听到窗外
潮水似的起伏声

昏暗,潮湿,沉闷
心情宛如这天气有点发霉
但一看到母亲的笑脸
和桌子上热气腾腾的饭菜
整个屋子,忽然亮了

朋友

梁永周

他是个广东人,与我邻座同吃一桌餐
对面是我老乡,除他之外都是我老乡
他以为我在一种液体里变得开心
被操纵着打开
我总想知道在解开的秘密背后
构成元素不变,存在方式呢?
我以为我在粗糙的窃听里睡过去了
我把所有的石头都垒起来
开始难受
开始替他的小说想个不同的结尾

看不见的月亮收走了
我们凝视过的黑暗
难得坦诚亲邻,一片叶子与另一片叶子
都落了下来
一片写进了诗,一片写进了小说
所有走进夜里的,都越来越沉重
越来越轻
直至事不关己

那个广东人在广东,这个异乡人在异乡
就此别过